

铁流

西进

大流西进

一篇纪实小说——王震兵团进军新疆

王家达 著

群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1949年秋，国民党在新疆的反动统治气数已尽，四面楚歌，“新省孤悬”，残灯将灭。

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作出力促新疆和平解放的战略决策。国民党新疆守军最高指挥官陶峙岳、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电复张治中将军，欣然同意毛、周和平主张，在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秘密飞赴迪化（今乌鲁木齐）不久，即携手挫败了马呈祥、罗恕人等死硬分子的兵变阴谋，同时通电宣布起义。王震兵团十万雄师挥戈西进，胜利开赴天山南北。

树欲静而风不止。不甘失败的美蒋间谍特务勾合各方反动势力，大肆鼓动民族情绪，唆使大土匪头子乌斯满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国并公然称“汗”，武装威胁大批牧民组织民族宗教救国军，四处呼啸发难，制造流血事件，抢掠银行，劫走黄金，疯狂袭扰进驻新疆的解放军部队，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

为制止分裂、平定叛乱，维护新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在政策感召、劝降无效的严峻事态面前，王震兵团十万将士横跨黄沙戈壁，攀越天山险阻，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千里奔袭，三省会剿，奇兵克敌，经过两年的反复较量，终于取得了剿匪平叛的最后胜利，在全国解放战争史册上谱写了一曲响遏行云的胜利凯歌。

目 录

第 一 章	大 兵 压 境	····· (1)
第 二 章	边 城 易 帜	····· (33)
第 三 章	烽 烟 突 起	····· (66)
第 四 章	三 军 会 师	····· (90)
第 五 章	狭 谷 相 逢	····· (116)
第 六 章	瀚 海 铁 流	····· (139)
第 七 章	小 城 鏖 战	····· (157)
第 八 章	雪 漠 追 踪	····· (179)
第 九 章	深 山 探 密	····· (203)
第 十 章	单 骑 遇 险	····· (230)
第 十 一 章	魔 窟 奇 袭	····· (250)
第 十 二 章	敦 煌 围 歼	····· (270)
第 十 三 章	再 试 锋 芒	····· (292)
第 十 四 章	回 头 是 岸	····· (312)
第 十 五 章	古 原 新 歌	····· (333)

第一章 大兵压境

1949年初秋，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相继解放了兰州、西宁、银川等地，盘踞在西北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大部被歼。紧接着，第一野战军一兵团二、六军团在王震将军率领下，经过艰苦的行军，越过祁连山，直插河西重镇张掖，截断了国民党军队的退路，从战略上切断了国民党同新疆的联系。9月下旬解放武威、张掖、酒泉三地。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于9月24日宣布起义。至此，我人民解放军十万大军陈兵古道雄关，揭开了西北战场的最后一页——进军新疆的序幕。

这天清晨，一轮红日高挂在东方天边。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一兵团司令员王震、一兵团参谋长张希钦以及二军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六军师长程悦长等高级将领，骑马从酒泉出发，一路疾行，来到雄伟古老的嘉峪关。早有人打开城门，彭德怀、王震及其战友们兴致勃勃地登上城楼。朝霞洒满了彭德怀、王震的全身。两位老战友豪情满怀，指

点江山，谈笑风生。彭德怀、王震遥望巍峨的祁连雪峰，雪峰在阳光映照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辉。长城的残垣断壁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逶迤起伏，绵延不绝。他们最后将目光停留在高大的嘉峪关城墙上。

彭总舒了一口气，感慨万千地说：“哦，这就是万里长城的尽头。”

王震点点头：“是啊，举世闻名的嘉峪关。”

彭德怀看了一眼身边的众多将领：“我十万大军雄踞酒泉嘉峪关一带，新疆国民党军队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王震笑道：“这就叫兵临城下。”

彭德怀语重心长地说：“王胡子，你马上就要进军新疆了，面对这雄关和大漠，我赠你一首诗吧：赤县多难雄狮起，独率一旅破万敌；征罢犒众酒泉酒，将军西进戈不息。”

王震紧紧握住彭德怀的手，大声说：“彭总放心，我一定完成进军新疆、解放新疆的任务！”

彭德怀将粗大的右手重重地拍在王震的肩膀上：“好，任重而道远，预祝同志们成功！”

二

这时候，新疆省会迪化人心惶惶，乱作一团。谣言四起，物价飞涨，金元券的信用一落千丈。街头上到处是伸出双手要钱的乞丐。在迪化最繁华的南门市场一带，抢购的人群挥汗如雨，秩序极乱。信大百货商行的一位店员，将一张公告贴在门口。人们马上拥上去观看，只见那上面写道：鉴

是蒋的嫡系。松沪战役后，胡宗南将他明升暗降，让他当了有名无实的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巧妙地夺去了他的兵权。为了表示自己的愤懑心情，陶峙岳跑到西安隐居赋闲。并在游华山时写了一首题为《太华归来》的七律：“偷得闲时出帝城，攀登无处不心惊。投书泪洒苍龙岭，拒召名传落雁峰。瓦釜雷鸣谁独醒，金瓯壁碎赖群英。身经太华千重险，敢说长安路不平。”隐约表达了对蒋介石和胡宗南的不满。抗战胜利后，张治中将军出任西北长官公署长官兼新疆省政府主席，特邀陶峙岳和他一起入疆，担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因和张治中在时局问题上看法一致，意气相投，遂慨然应允。到新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张治中的嘱托，将一百多名被盛世才关押的红军战士和共产党员释放出狱，并派十辆大卡车，由警备司令部交通处长刘亚哲护送，经过艰苦的千里征途，平安到达延安。使这些受尽磨难的革命者，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这就是陶峙岳的历史。此时此刻，一贯对蒋介石反动统治心怀不满的陶峙岳，对新疆今后的出路，心里已经有了底。但他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他还想看一看。特别是，他虽然名义上是新疆警备总司令，但新疆军队派系复杂，人心莫测。骑五军军长马呈祥是马步芳的外甥，系青海马家军的地方封建势力。此人是个孝子，他的父母和妻子儿女都在青海，所以他一直想率部打回老家，是个主战派。七十八师师长叶成则是胡宗南的嫡系，兵力最强。但此人十分惧内，没有什么主见。他的事情主要是老婆作主，而老婆又是一个见钱眼开的财迷。反共最坚决、态度最顽固的是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罗恕人是黄埔军校学生，曾受到过蒋介石的接见和

者。迪化市民的脸上，无不表现出对国民党反动政府

在离银行不远的大街上，到处是一张张乞讨的手。从各个角落响起的乞讨声令人心颤。一位双目失明的哈族老阿肯，盘地而坐，颤抖的手指拨动着冬不拉，调子是那样凄凉、忧伤。整个迪化城里，笼罩着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

三

在这紧急关头，国民党在疆高级军官召开会议，决定何去何从。他们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参谋长陶晋初、联勤总部驻新供应局局长郝家骏、骑五军军长马呈祥、七十八师师长叶成、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等。

会议是由陶峙岳主持的。陶峙岳将军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牌军人，身材魁梧，精明干练，双目炯炯有神。上过湖南陆军小学、保定军官学校。还在少年时代，就在武汉参加了辛亥革命，给临时都督黎元洪当过警卫队员。袁世凯称帝时，陶峙岳和同学们秘密进行反袁活动，被学校开除。后又参加北伐战争，身先士卒，屡立战功，被南京卫戍司令贺耀祖所赏识，提拔为少将师长。抗日战争时，陶峙岳率部赴上海参战。松沪战局最为吃紧的时候，陶峙岳和他的第八师死守蕴藻浜，在优劣悬殊的条件下，和日本鬼子苦战了二十一个日日夜夜。最后一万多名官兵只剩下七百余，但阵地依然坚如磐石，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就是这样一位能征善战的军人，却屡屡受到蒋介石和胡宗南的排挤。因为他不

是蒋的嫡系。松沪战役后，胡宗南将他明升暗降，让他当了有名无实的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巧妙地夺去了他的兵权。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懑心情，陶峙岳跑到西安隐居赋闲。并在游华山时写了一首题为《太华归来》的七律：“偷得闲时出帝城，攀登无处不心惊。投书泪洒苍龙岭，拒召名传落雁峰。瓦釜雷鸣谁独醒，金瓯壁碎赖群英。身经太华千重险，敢说长安路不平。”隐约表达了对蒋介石和胡宗南的不满。抗战胜利后，张治中将军出任西北长官公署长官兼新疆省政府主席，特邀陶峙岳和他一起入疆，担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因和张治中在时局问题上看法一致，意气相投，遂慨然应允。到新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张治中的嘱托，将一百多名被盛世才关押的红军战士和共产党员释放出狱，并派十辆大卡车，由警备司令部交通处长刘亚哲护送，经过艰苦的千里征途，平安到达延安。使这些受尽磨难的革命者，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这就是陶峙岳的历史。此时此刻，一贯对蒋介石反动统治心怀不满的陶峙岳，对新疆今后的出路，心里已经有了底。但他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他还想看一看。特别是，他虽然名义上是新疆警备总司令，但新疆军队派系复杂，人心莫测。骑五军军长马呈祥是马步芳的外甥，系青海马家军的地方封建势力。此人是个孝子，他的父母和妻子儿女都在青海，所以他一直想率部打回老家，是个主战派。七十八师师长叶成则是胡宗南的嫡系，兵力最强。但此人十分惧内，没有什么主见。他的事情主要是老婆作主，而老婆又是一个见钱眼开的财迷。反共最坚决、态度最顽固的是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罗恕人是黄埔军校学生，曾受到过蒋介石的接见和

嘉奖，对蒋忠心耿耿。这三个人是新疆和平解放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另外一些将领，如陶峙岳的堂弟、新疆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联勤总部驻新供应局局长郝家骏等，则都或明或暗地表示了主张和平解放的愿望。而更多军官的态度，尚不十分明朗。总之，目前新疆局势正处于十分微妙复杂的状态。有鉴于此，沉稳老练的陶峙岳一直未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截止目前，他还是以超然物外的姿态出现在各派面前。

会议在激烈的争吵声中进行着。吵得最凶的是罗恕人和陶晋初，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陶峙岳用手指点了点桌子，心平气和地说道：

“诸位！大家都是党国栋梁，不要意气用事。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更要保持冷静。”

罗恕人不满地瞅了一眼陶峙岳，愤愤地说：“冷静！冷静！还要冷静到几时？西北大部山河已落入共军之手，新疆危局迫在眉睫。我们这些所谓党国栋梁，却在这里坐而论道，隔岸观火，做为一名军人，我感到羞愧！”

叶成接着话茬，问陶峙岳：“总座！李代总统早在2月间就来电命令我驻新国军全部开拔东进，进关和共军作战。然而时至今日，却无一兵一卒开出新疆，这其中症结究竟何在？”

陶峙岳看了看叶成。他没有想到叶成又提起此事。1949年年初，当了代总统的李宗仁曾电令陶峙岳，新疆驻军除留一个旅担任边疆防务外，其余全部调进关内，并召陶赴南京面商大计。这个题目，文章很难作，听不听命，都必须深思熟虑。新疆地处边陲，外有强邻，内有民族杂居的复杂关系，

稍一不慎，难免酿成大乱，弄得不好收拾。因此，掌握好军队是保证新疆局势安定的决定性因素。如让军队调走，地域如此辽阔的地区形成中空，势必难以保持安定。再说，部队入关去参加内战，也实非陶峙岳之所愿。然而不同意军队入关，则有抗命之嫌。思前想后，陶峙岳决定采用拖延之策。他先从哈密抽调一个团东移到安西、酒泉一线，名为先行，以示部队已作入关打算。接着便亲自执笔拟了一个详细的部队开拔计划。计划强调近十万人的大部队，要在数千公里又极少人烟的戈壁滩上行军，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沿途要设补给站，需要大批运输车辆和汽油以及其他物资，共需开拔费八百万银元。这个狮子大张口的计划，难住了李代总统，此事也就搁置下来了。没有想到，今天叶成又提出了这件事。于是，陶峙岳半眯着眼睛，不冷不热地回答道：

“李代总统的命令当然是要执行的。问题是，从新疆到内地，纵横数千公里，其间戈壁沙漠，冰山雪岭，困难重重。十万人的部队开拔，必须作好充分准备。我早在几个月前就作了一个详细的开拔计划，交给了南京政府，迄今没有下文。”

罗恕人冷笑一声：“共军已打到新疆门口，再谈开拔有什么用？”

马呈祥哭丧着脸说道：“噢，我们马家几代人经营的天下就这样完蛋了，真不甘心啊！马长官不久前还来电，要我率骑五军单独入关哩。”

陶晋初鄙夷不屑地说：“马长官？他已经跑到香港了。”

马呈祥一扬头：“那我也要到内地去！我的老家在青海，

我一家人生死不明。我要到青海去打游击。”

罗恕人伸出大拇指：“好，有志气！青海天宽地宽，马军长，那里正是你的骑兵大展身手的地方。”

陶峙岳摊开双手：“马军长执意要走，陶某悉听尊便。人各有志嘛！”

马呈祥赶紧问道：“那么开拔的费用……”

陶峙岳摸了摸左面的口袋，说：“呈祥老弟，不瞒你说，我这个口袋是空的。”又掏了掏右面的口袋，说道：“你看，这个口袋还是空的。”

“那么钱呢？”马呈祥盯着陶峙岳的眼睛，“钱到什么地方去了？”

陶峙岳微微苦笑：“广州政府已经三个月没有给我们发饷了。据刚得到的消息，骑五军五万银元的军饷，被马步芳在兰州截走，带到香港去了。”

马呈祥一听此话，脸色刷地黑了下來，恨恨地骂道：“日奶奶的马子香，不讲信义！”

这时陶晋初站了起来，提议道：“诸位将军，局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是不是可以通电主张和平解放呢？”

罗恕人一拍桌子，用力拉开衣襟，露出雪白的衬衣，激动地说：“谁要主张和平解放，先杀了我罗恕人！我罗恕人溅他一身血！”

叶成跟上说：“我叶成的部队不是吃素的！”

马呈祥也解下战刀，嘣当一声放在桌子上：“谁想投降共产党，先问问这把刀！”

罗恕人猛地跪在墙壁正中的蒋介石画像前，痛哭流涕地说道：“校长！你的不屑学生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呀——”

而坐在长条会议桌正中的陶峙岳，却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在那里养神呢。

四

陶峙岳并没有养神。他正在私下里加紧各种活动。

那一天，在迪化公路管理局工作的地下党员汪明忠正在办公。忽然，一位国民党上尉军官走了进来。

“哪位是汪明忠，汪先生？”上尉问道。

汪明忠一愣：“是我，有什么事？”

上尉说：“警备司令部有请。”

汪明忠的眼里闪过一道疑虑的光。他马上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上尉一伸手：“请吧，汪先生。”

汪明忠很快镇静了下来，点点头说：“好的，让我收拾收拾……”

上尉催促道：“不必了，走吧！”

汪明忠在上尉的陪同下，坐上一辆美式吉普车，迅速向东城驶去。一路上，汪明忠的脑子里象过电影似地闪过了许多镜头：布满铁丝网的高墙，阴森恐怖的牢房，各式各样残酷的刑具，战友们焦急的眼神，乃至刑场上凄厉的枪声……

“吱——”的一声，吉普车停在了一条偏僻幽静的巷道。汪明忠下了车，打量着眼前一座榆树环绕的独家小院。正纳闷间，院门打开，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迎了出来。

“失迎，失迎。”老人微笑着说道，“汪先生，请——”

汪明忠好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眼里充满了困惑的神

情。及至进了宽敞明亮的客厅，看到了于右任手书的“人到无求品自高”的中堂，才明白眼前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新疆警备区总司令陶峙岳。

“请坐，汪先生。”陶峙岳笑吟吟地招呼道。

汪明忠稍一谦让，坐在沙发上。卫兵送上茶来。汪明忠这才发现茶几上放着一个信封和一叠信纸。他感到那封信似乎在哪里见过，随即便想起这是自己写给武汉一位朋友的信。

陶峙岳拿起信纸，问道：“这是你写的？”

汪明忠点了点头。

陶峙岳说：“你写给你的母校——武汉大学校友的这封信，被稽查处查获了。这是他们送上来的。”

汪明忠的心砰砰地跳起来。在这封信里，他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表示了由衷的兴奋和礼赞。没有想到，标榜“自由民主”的国民党连一封普通信件也要检查。信件既然落到国民党特务手里，那就凶多吉少。他狠命地抽着香烟，眼睛紧张地盯视着陶峙岳，看这位总司令要说什么。

陶峙岳沉吟半晌，轻轻地说道：“年轻人，以后写信可要小心一点啊！”

说着，陶峙岳取出打火机，将信纸慢慢烧化。看着那一页页几乎成为“罪证”的信纸化为灰烬，汪明忠悄悄地抹去了头上的汗珠。

接着，门帘掀起，一位仆人端上来一盘饭菜：一条清蒸鲤鱼，两碟新鲜青菜，还有一碗湖南腊肉。陶峙岳热情地招呼道：“来，来，随便吃点。我是湖南人，你是湖北人，在新疆这个地方，咱们就是老乡了。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

眼泪汪汪。你就别客气了，全当是到了自己家里。”

汪明忠低头吃着饭菜，心里却不停地打着问号：这是咋回事？这位警备司令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为什么对我这样热情？

酒至半酣，陶峙岳点了一支烟，笑望着汪明忠，用试探的语气问道：“年轻人，你周围一定有很多朋友吧？”

汪明忠未置可否地“唔”了一声。

陶峙岳轻轻叹了口气：“唉，我们这种人，高高在上，对外面的情况什么也不知道，消息闭塞得很哪！”

汪明忠模棱两可地笑了笑，没有吭声。

陶峙岳接着说：“你的消息一定很灵通，以后常来走动走动，好吗？”

汪明忠这才明白了陶峙岳今天请客的用意。望着这位老将军诚恳坦白的目光，汪明忠轻轻地点了点头。当天晚上，他就向地下党组织汇报了这个情况。

当时，为了配合我解放大军进军新疆，迪化地下党活动十分积极。他们大都以外围组织——各种社团的名义，公开在大中学校和社会上开展活动。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以禹占林、贾时平为首的先锋社，以涂志、杨鹤林为首的战斗社，以阿布力孜和买合苏德为首的新疆民主同盟，以吾守尔木沙和努斯热提为首的民主青年团。他们大量印制和散发以汉文和维文、哈文写成的宣传品，通过秘密渠道向新疆全省散发。仅1949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向全省各地散发传单三十多种，共一万多份。对于动摇国民党统治，唤起民众革命热情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而汪明忠就属于以禹占林和贾时平为首的先锋社。这个社团秘密出版《先锋》杂志，并在深夜

收抄解放区电台的广播记录，夹在报纸里秘密散发，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

在一间简陋的土屋里，小油灯的亮光幽幽地闪动着。灯光下，禹占林和贾时平聚精会神地听取着汪明忠的汇报。听完汇报以后，禹占林说：“根据组织上掌握的情况，陶峙岳将军是一位长期受到蒋介石和胡宗南排挤的正派军人，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很有意见。但他又是一位饱经沧桑、城府颇深的人，遇事慎重，喜怒不形于色。我的意见，汪明忠同志可以经常到他那儿去走走，随时向他介绍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老贾，你说呢？”贾时平点了点头，说道：“看来，陶将军正在寻找我党的地下组织，想和我们接触。我同意和他加强联系。”

从此，迪化公路管理局的青年技术员汪明忠就成了陶府的座上客。他给陶峙岳送去了刊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其他重要文章的《先锋》杂志，并将秘密收抄的解放区电台广播夹在杂志中，让陶峙岳看。每到晚上，这对忘年交坐在会客室枝形吊灯发出的柔和亮光下，汪明忠身子前倾，娓娓而谈。陶峙岳则靠在沙发上，双眼微闭，认真地听着，不时地点头，随着这种接触的加深，陶峙岳心里更亮堂了，走和平起义道路的底气也更足了。

五

9月，中南海里碧波荡漾，一片葱绿。忙于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和筹备新政协会议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特地打电报从兰州和酒泉请来了彭德怀和王震二位将军，和他们商谈

关于解决新疆问题的方略。尽管已经熬了许多个日日夜夜，毛泽东看上去依然神采奕奕，红光满面，完全是一副“胸中自有雄师百万”的一代天骄的英武气概。几个月来，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他的预见的正确。自从我百万大军越过长江天险，攻占南京、武汉、杭州、上海等大城市，解放了江南广大地区后，接着便以摧枯拉朽之势向福建、中南、西南、西北等广大地区挺进。8月，长沙和平解放。9月，第四野战军在衡阳、宝庆地区歼灭白崇禧两个军主力，将白崇禧集团残部包围于广东广西境内。第一野战军将胡宗南集团残部压向汉中、宝康及秦岭以南地区。胡宗南已逃到成都，指挥残部继续顽抗。第二野战军已对胡宗南集团形成了包围态势。全国的解放，已是指日可待。在这种形势下，新疆成了“孤岛”。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国民党广州政府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对于新疆已鞭长莫及。而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已或明或暗地露出了和平解决的意向。现在是解决新疆问题的最好时机。

一阵朗朗笑声，风尘仆仆的彭德怀和王震走进了会客室。二位将军是毛泽东的同乡、战友，多年来戎马征战，生死与共，战斗结成的友谊使他们无拘无束，亲如家人。几句问候之后，毛泽东转入了正题：

“今天请你们来，主要是谈谈新疆问题。对于解决新疆问题，二位有什么高见哇？”

彭德怀说：“新疆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防地位极其重要，在西北各省中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

“所以我们那位老乡左文襄公说，”毛泽东抽了一口烟，“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虑侵轶，防